

像大河一样流淌

程应峰

坐在夕阳西下的河边，看着眼前清澈明朗、一刻不停地流淌的河水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，淡淡的回忆伴随着淡淡的忧伤。此情此景，同朋友闲聊，不免会触及生活的诸多困顿和烦扰，朋友总是笑笑，语调平静地说：其实没什么，顺其自然就行了。朋友接着说，人生好比一条河，这条河在雪山的冰川上诞生，它不知自己要去哪里，不知道会发生一些什么，但它会毫不犹豫、不假思索地一直往前流淌，不问去向，也不怕前面有多少崇山峻岭。顺其自然是什么？就是以水的姿态，像大河一样流淌。

像大河一样流淌。不久前我恰好听过一个故事，这句话也正是那个故事的切入点。

有个年轻战士，长着一张标致的娃娃脸，白净、细嫩、红润，长得像个女娃娃。但他心性灵动，身手敏捷，一匹烈马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快被他驯服了。这一幕恰好被纵队司令员看到，即刻下达了让他到纵队报到命令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发生了走火事件，旁边一位战士，低头摆弄一支刚缴

获的美式卡宾枪，稀里糊涂击发了一粒子弹，正中娃娃脸战士的右小臂。就这样，他在纵队医院留了下来。虽然经过精心治疗，但他的右小臂尺骨粉碎性骨折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了，失去了再上前线的可能。

照着他的护士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了他一身洋学生打扮的照片，才知道他毕业于一所师范学校。这以后，她对他暗生情愫。有一次，她和他闲聊，她对他讲述了他参军的情形：当时，一支部队从他所在的小城经过，他被一股从未嗅到过的来自战场的气息所震撼。硝烟、钢铁、血腥、死亡和劫后余生，以及被强力摧折的花朵草木，被撕碎的空气和云彩。这种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气味一下子震慑了他的心。他着了魔般，什么都没想，给父亲留下一封短信，便尾随在队伍后面走了。在形容那种魔般的感觉时，他的眼神柔和明净，表情迷醉灿烂。他说：像大河一样流淌！

在野战医院转进到离战地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后，不久的一天晚上，他奔孟良崮方向溜走了。

护士与他再次相遇，是在新婚后的第三天。那一天，她在河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

坐在一块孤石上，望着刚开冻的河床出神。她走到他的正面时，看到他手中握着的一根拐棍。你、你又怎么啦？她怔怔地望着他。他却像没事似的，平静地笑了笑，抬手指了指左腿，说：膝盖骨这儿中了一枪，碎了。交谈得知，他果然在那天晚上去了孟良崮参战，也是在那儿被人抬了下来。

这次道别后，她再也没有见过他。解放后的一天，她匆匆经过病区小花园，突然听到有人叫她。她感到耳熟，迟迟疑疑停住了脚步。她看见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下，坐着一位年轻的伤病员，但她不认识他。她问过后，才知道是失联了多年的他。眼下的他，脸上有好几处疤痕，惨不忍睹，而且他的双目好像也失明了，可他仍然能准确地认出她，这令她颇为惊奇。面前这个面目全非的人，教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她强忍着没有落下泪来。在他的生命里，战场的魅力实在太大了，他没有办法抵御，在他的潜意识中，他只有进到里面去他才有完整的人生。好像那里等待他的，不是流血和死亡，而是一种无以言说的人生境界。

像大河一样流淌。那个曾经面容清秀、目光纯净的军人，以自己穿越战争烟云的生命，践行了这样一句话。

是啊，生命就像一条河，路上虽然有无法预知的变数，但终究会以或沉着、或欢快、或缓慢、或激荡的方式无怨无悔地流淌，就算暂时处于静止状态，也是在蓄积生命力，提升生命取得突破的能量，谱写下一程的生命篇章。这样一种流淌，是一种诠释，一种境界，它昭示着永不懈怠、有始有终、顽强坚韧的生命力量。



最是故园板栗香

熊兴国

国庆小长假，我总算任性一次，丢下手里的工作回了趟老家。母亲听说我要回家，早早就准备了许多好吃的，不过说真话，我几乎都不太想吃，好在母亲从冰箱里给我翻出了几颗板栗。

妈，现在山上还有栗子不？我边嚼着板栗，边问正在厨房忙活的母亲。

有，现在都没人捡。母亲告诉我。

听说有，我自然不想放过，那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。那个年月，打板栗，捡栗子，可是一家人最高兴的事儿。每每板栗成熟，我就会随着父母一起上山打栗子。或摇枝丫，或用竹竿，栗子则同雨落一般，噼里啪啦掉下来。回到家里，或用水煮，或用水炒，不过嘴馋的我，就算生的也能先吃下半斤八两去。

既然我想去，母亲自然陪着，吃过早饭，我和母亲就上山了。母亲说的没

错，现在很多人都外出打工，已经少有人在管理，而且就算留在家里，除了打点回去吃以外，也不再像过去那么热衷。

我和母亲选了两棵顺路的板栗树，母亲打，我捡，不到半晌的功夫，就捡了大背篓。可是回到家里，看着半篓的栗子，我却没了想吃的欲望。倒是母亲变得很高兴，放下背篓，她就一个人自己剥开了。

妈，你剥了干嘛呀？我坐在沙发上，有些有气无力的就问。

做板栗鸡啊，小时候你可爱吃了。你看，早上去的时候，我把鸡都抓回来了。说的时候母亲还示意我鸡已经关在门边的篓子里了。

母亲的板栗鸡确实做的很好，板栗炒得够黄，鸡肉也炒得很好，可是我却吃不下几块。整个晚饭，母亲一直问我

好不好吃，即使我说了很多遍好吃，可母亲还是持着怀疑的态度看自己。

一个长假的时间很快过去，可是我打开满当当的旅行箱时，却发现里面少了板栗。

妈，你没有给我装栗子呀？我突然有些奇怪母亲为什么没有给我装栗子。

看你不喜欢吃，所以我就母亲没有往下说，只是一个人自己絮叨起来，孩子长大了，不需要娘了，板栗也不香了。母亲说的时候还伴随着抽泣声。

看着瘦小的母亲，斑白的头发，我突然做出一个决定。带走所剩的板栗。其实城里随处可买，但惟独家里的板栗最香也最甜，因为那不仅仅只是板栗，还有充满了深深的爱！

深秋那朵月季花

程广海

技校那批女孩分到我们车间的时候，已是初秋，车间门口的法国梧桐开始飘落淡黄的叶子，树南边的小花池里月季开的正艳。那时，我已在煤矿的机械加工车间干了五年的铣工。五年的车间生活，使我失去了最初的热情，只是日复一日的读书工作，而这些使我变得有些孤寂起来。就在这个秋季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逃离车间，看那一片片的叶子轻飘飘地落在水池里，荡起阵阵涟漪。

初冬的一个中午，工友们回家吃饭去了，我一个人在车间里洗着又厚又硬的工作服，发现一个女孩坐在铣床边的连椅上，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看。这女孩留给我的只是一个秀丽挺拔的背影。中午的阳光透过车间玻璃窗淡淡的射过来，女孩乌黑细柔的马尾辫在阳光下闪着几丝光亮。她似乎听到我厚重的翻毛皮鞋发出的声响，头轻轻向后一回，给我一个轻轻的微笑，即而，那女孩的头往下低垂着，整个面部几乎掩埋在那本厚厚的书中。

这个从技校分到我们车间的女孩有一天突然对我说，在车间里放上一盆花该多好啊！于是，我们从车间西边的花池里移了一株月季放在铣床对面的窗口下。

那种若有若无的朦胧关系持续了有半年，女孩有了恋人。不久，我考上一所师范学院，离开了煤矿。我依旧苦苦的读书写作，但并没有摆脱那种孤寂感，相反，那种怀恋故土、故人的心绪愈来愈重了。

我曾经对煤矿和轰鸣的生产车间产生过厌恶之情，甚至诅咒过它们，现在想来，是有些幼稚和偏激了。现在，站在高高的办公楼上，我不止一次地眺望着三十里开外煤矿的方向，任自己的思绪弥漫。有一天，应矿上朋友相邀，我回到了煤矿。在洗煤厂的一个僻静的泵房门口，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女孩，她面向太阳久久站立不动。那是冬日的下午，落日的余辉静静照在女孩的身上，女孩沐浴在一片宁静祥和的阳光中。这背影太熟悉了，我悄悄站在女孩的背后，许多的酸楚涌上心头，竟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。朋友们过来问我，你怎么哭了？其中一个朋友体贴地说：他在矿上呆了七、八年，免不了有伤心的事，我们先走，让他一个人呆会吧。

晚饭后，我一个人再次来到车间，隔着厂房的玻璃窗远远的看着那台铣床，窗口曾经放过花盆的地方堆满了杂物，上面布满了灰尘。我记得那花只开过一次，猩红的花，惹来车间里许多人的目光。

有些事情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清楚的，似乎一着笔墨便无从说起，而一旦说出口，又没有了原有的意味。就像那女孩最初留给我的秀丽挺拔的背影和车间里开放着的花，它们永远地留在我心中，而这些带给我的，是惆怅、追忆和感伤。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：美，有时不免让人伤心。